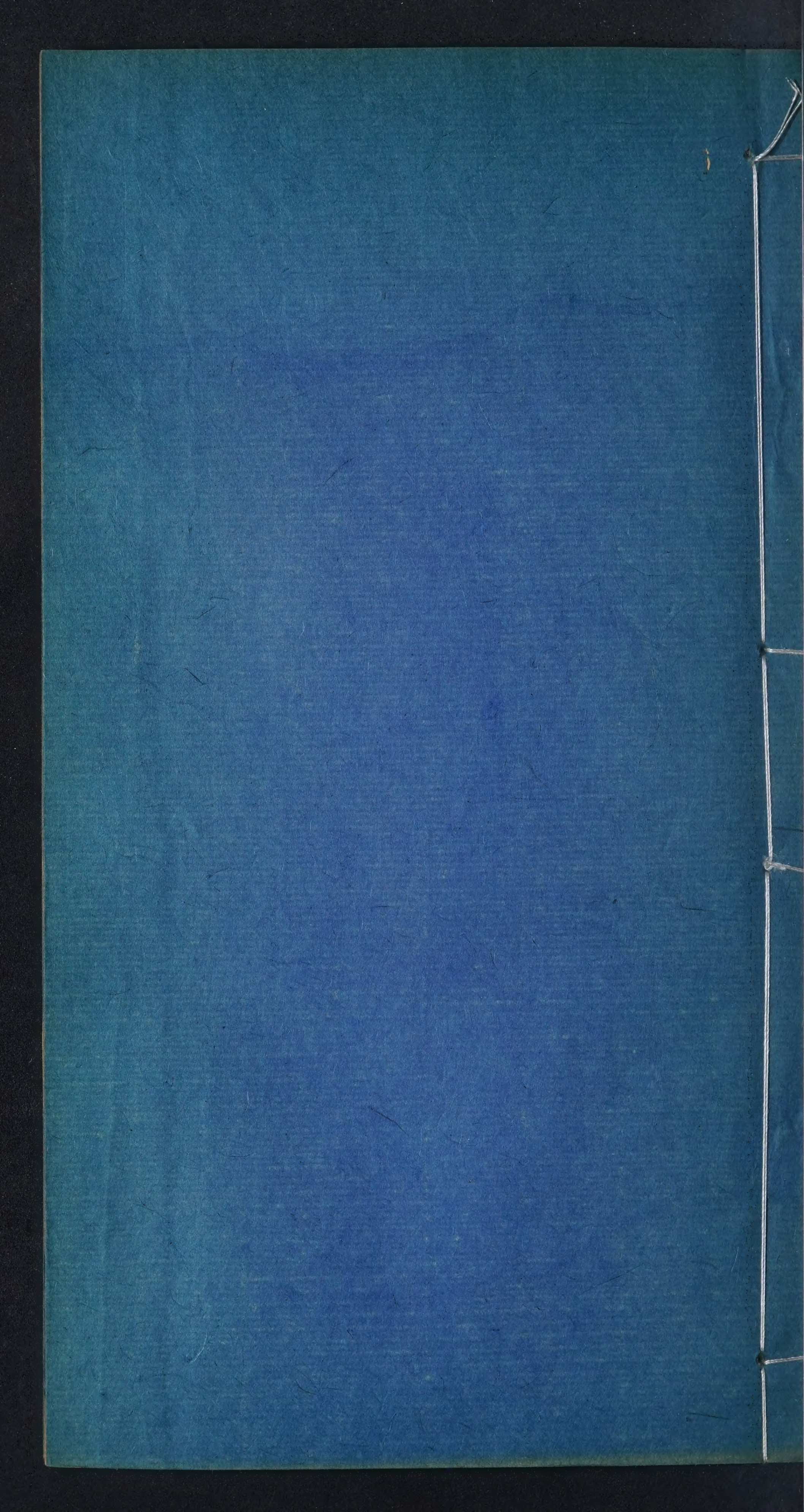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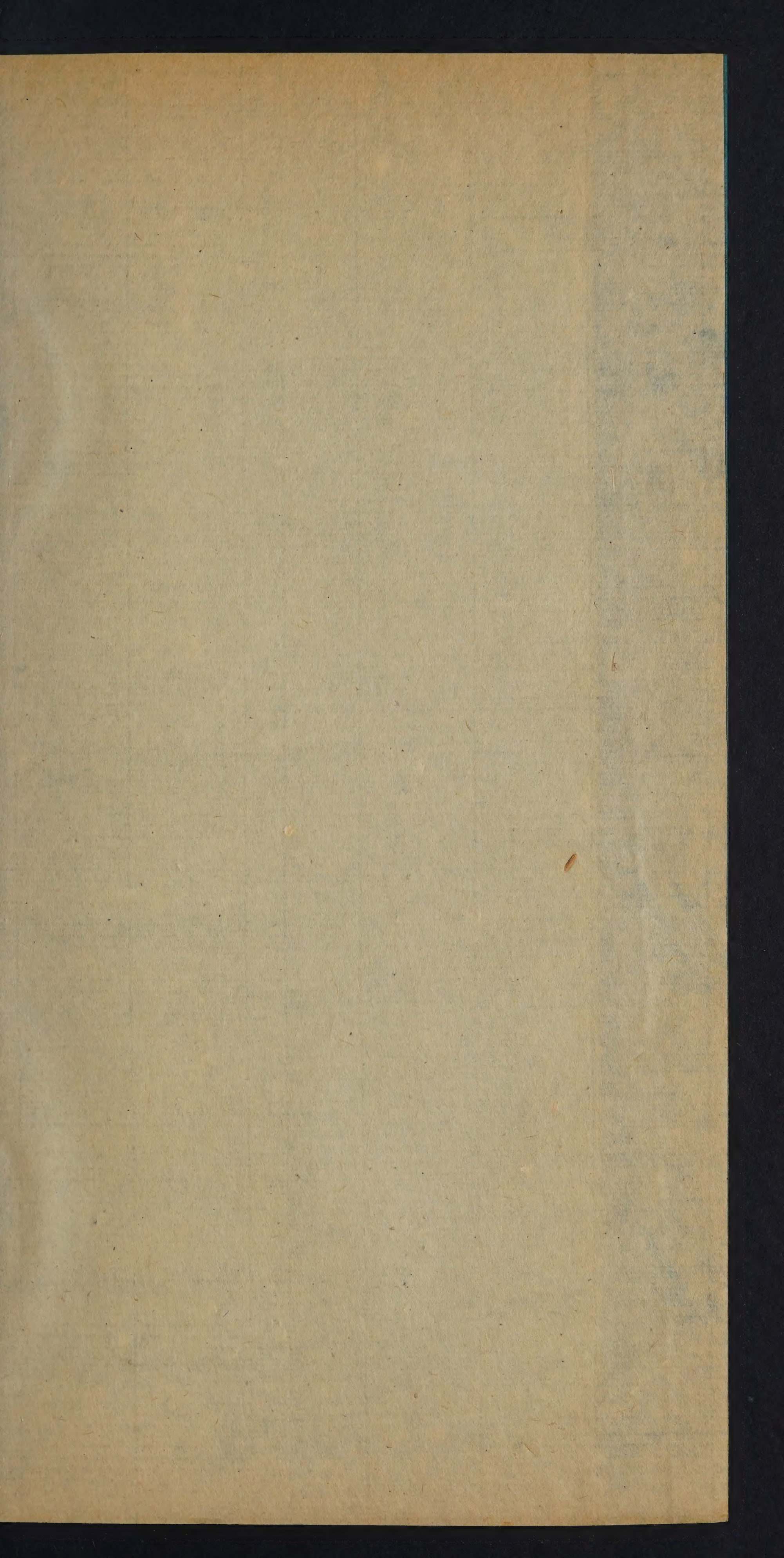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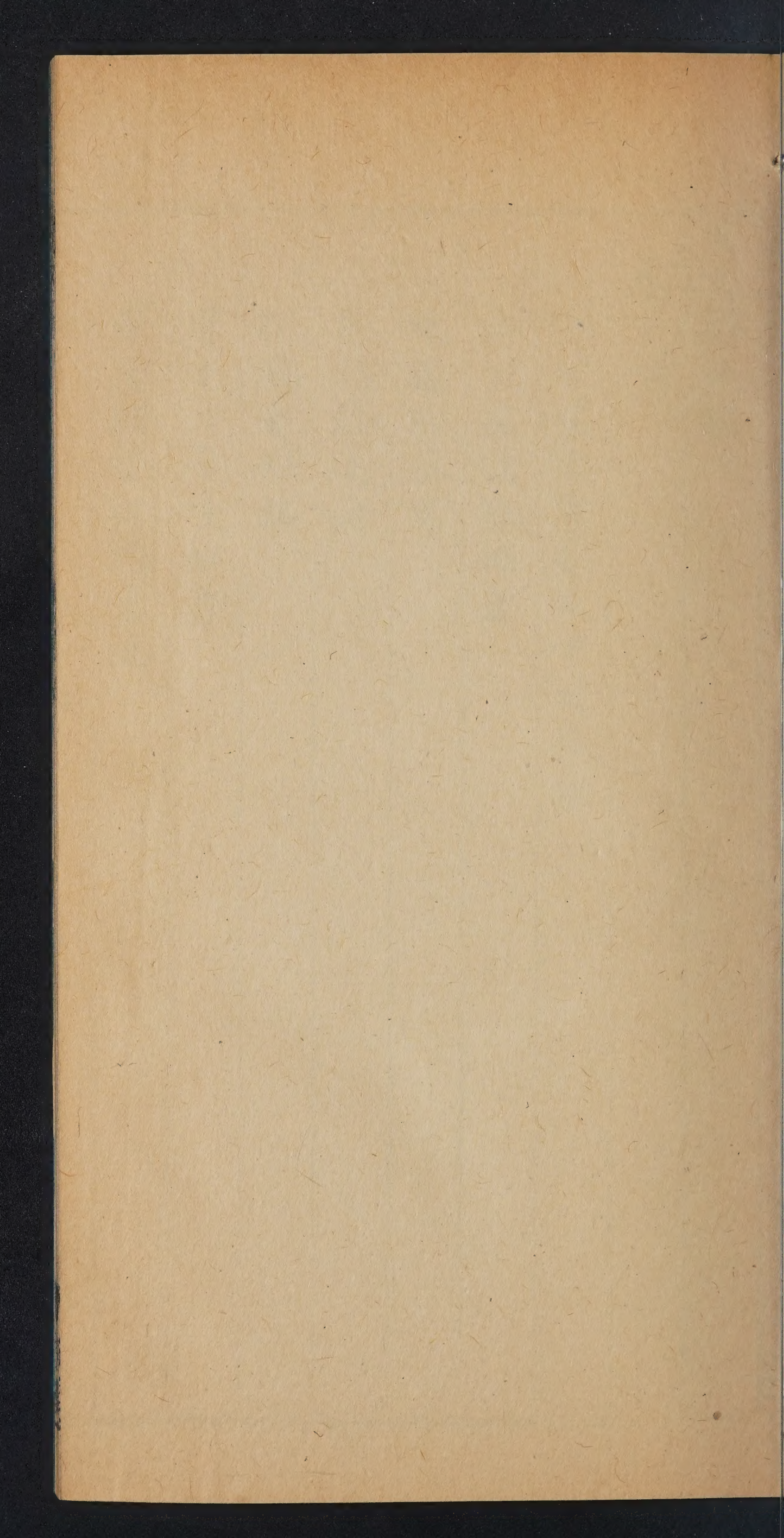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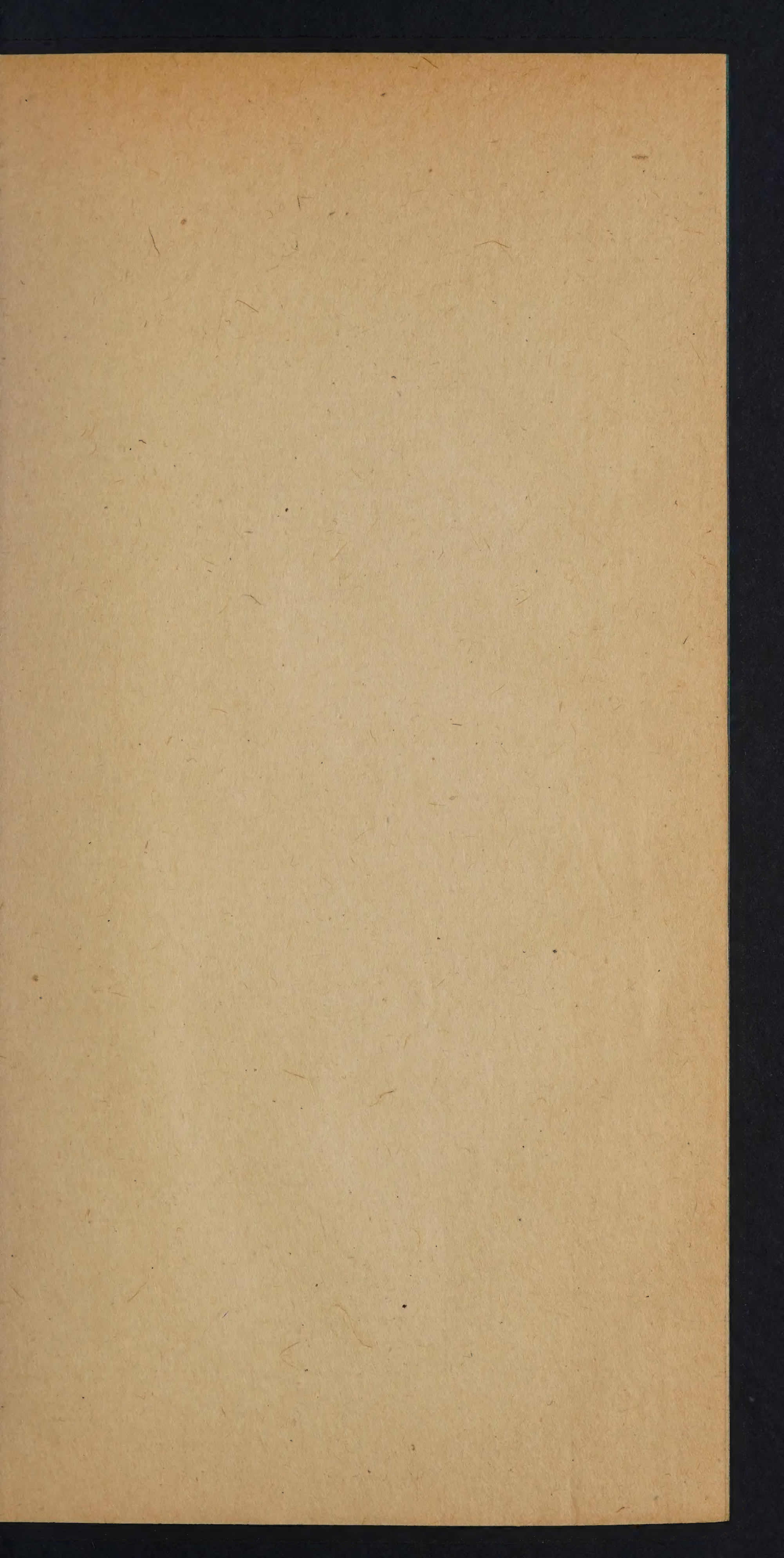








宋文歸目錄

卷十四

宋文歸目錄卷十四終

宋文歸卷十四

竟陵鍾　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江公望言宰制天下之妙理

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遯此所以為道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與天同體得所以藏之之道禪之匹夫如攘芥揮涕之易得所以運之之手煥乎其文巍乎其功得所以繕全之理而置之者也自堯而下

以人治天下以人治天下貶於道矣舜捨已從人禹惟不矜不伐湯執中文王翼翼武王斤斤以謙之不可滿而先為可持之方成王持盈守成以謙之已滿而見於能持之力道既貶矣謙亦佚也嗟乎戰國之縱橫秦漢之吞并有為之之貶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祖不知所以置天下無事亦幸爾藝祖神考能運而藏之者也仁宗能安而置之者也今舉以付陛下如何其勿思也

鍾惺曰微妙似子然細味之而真儒名理悠然

江公望請罷邏者

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旒左右有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地之俗才爾使京地為之側耳目陛下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地所不為伏惟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比聞復置益舊顯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

遂永巷不審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怨傳之語增情飾狀摘隱搜伏何所不至親戚不敢識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一輩舉罪糾姦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一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剝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肆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開人之過不聞己過之所致也願黜默議之人通竄竊人數罪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其根尚存枝葉宜日復生矣

鍾惺曰有識之言

孫鑛曰開口爽甚

陳瓘論蔡京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翼賛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乘惇京實賛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

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狥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
罪從而擠鏟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
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
今日之所改臣請畧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
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塤箎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
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
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
梁燾等皆蒙叙復京首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
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

邪怨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逞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豊未命京帶開封府創子携劍之内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絶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絶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歟京之所

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切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初以妹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窺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

茅坤曰京之去布寔處之不當故既去復來卒禍宋國

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辯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僊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知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僊客宰相才也何有於

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忻林甫之言卒相僊客而九齡

自此浸踈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僊

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決則

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

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

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

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

先帝與卞無異而又疑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

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

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
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
兹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
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
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
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
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迍邅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壻紹王氏知有
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
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

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害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適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

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竝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

孫鑛曰小人排陷正人之術一一說破

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皆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疑怨或托以它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戒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鍾惺曰。蔡京禍國之惡。璀已說盡。而徽宗竟戀戀不忍去之。卽去之未幾。又復用之。不識何故。豈禍來神昧。而竟自知耶。



陳仁錫曰小人百計只欲使人主不知其為小人耳此論道破

崔鶠論馮澥

伏覩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寔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肰數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来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寔是之言聞於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已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吕公著吕誨吕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攜書負笈不遠千里游於學

校其意不過求仕宦爾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於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於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於天下聞於人主故爾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

覆視則瀞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瀞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寔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寔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於衆庶孟子以不左右卿大夫之言為肰必詢於國人則寔是見矣臣乞以瀞所上章并臣之章乘於象魏揭於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鍾惺曰小人佞倆說者以為詭秘不知明眼人視之如指諸掌耳

觀此可知。

唐康顏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顏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季余友强牀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陷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

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叅其志所願則超肰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疆埗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跡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鍾惺曰大意只一二語點出而有餘不盡俱於言外想見閎情靜氣映人眉宇

孫鑛曰語不趣不出。

唐庚上席侍郎書

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卑流中年齒爲高大詞氣學術最爲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爲疎拙所以未即遂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遷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户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倒須建功立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

鍾惺曰高論消人多少驕心妄念

戈弩劍戟臨衝兜鍪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秩人倫顛倒失次而禹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肰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大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文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厺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援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畧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

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歆呼於吏舍者。勿閙。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其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鍾惺曰。高潔似山谷。疏爽似東坡。若韻趣則子西所獨也。

譚元春曰。手筆鬆快。無說不透之理。



崔鷗古硯銘

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寔墨家者流摩頂放踵

茅坤曰古甚趣甚筆墨貴甚與唐子西作不易伍昂

鍾惺曰只三言而風趣無窮

唐庚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爲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葢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爲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草木矣故知本草之爲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尤爲難

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廢方且遍菴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鍾惺曰文亦猶人往往以不衫不履自異

唐庚箕踞軒記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踞縮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肰不拘禮法者之所為也以之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之遇衆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者皆鄙而不為予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帝則輙取怪怒方且遠讒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顏和容歛服磬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悅而以箕踞

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游之所不至。往往獨游於此。解衣盤礴。箕踞於胡床之上。合衣賦詩。騁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為之蕭然。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尤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為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

鍾惺曰。子西為五斗折腰。而高風不減淵明。可見高在人品。不在出處也。

唐庚射象記

政和三年三月乙卯。有象逸於惠州之北門。惠人相與攻之。操戈戟弓弩大炬者至數百人。而空手旁觀鼓噪以助勇者亦已千計。既至。皆逡巡不進。有監税蒙順國者。邕州邊人。以蹻捷自矜。短衣踊躍披數十矢射之。中項背如蝟毛。象屣然不動。徐以鼻卷去。最後中左耳。流血被面。象怒馳之。順國棄弓反走。未數步。象以鼻鈎其膝。盤之於地。蹂踐之。衆潰走散。象亦緩緩引去。少焉吏卒就視。則順國已碎首、折脇、陷胸、流腸、死矣。吾時方食。聞之投筯。嘆息。嗟夫。使象得入城。則鼻之所觸、齒之所拂、足之所蹴。豈復有邑屋居民聚落也哉。爲萬人

排難而以一身承之此吾所以嘆也然吾聞交趾捕象必用機穽未有直決者吾嘗識其形矣其立如屋其卧如堤其行如舟是豈可與力競也哉若人者可謂愚矣此吾所以又嘆也然向使數百人者叶心戮力齊奮而共擊之亦未必不勝脫令不勝猶當不至於此此吾所以又歎也雖然古之不量事力奮區區之忠以排難救人為己任而困於無助以至碎首折脇陷胸流腸而死者亦安可勝數凡有志而無成者皆是也何獨此哉此吾所以又嘆也作射象記

鍾惺曰情深韻冷有意到筆不到之致開後来風趣一派

唐庚古硯銘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体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芋坤曰氣味簡貴之甚

鍾惺曰。說出至理。使人怵然。與巧言寓言者不同。

汪藻皇太后布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闈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複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

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空光
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誥多方
其深明於吾意

鍾惺曰艱危倉卒中立君亦最難措詞而以書既無謗詞痛無屈
筆寫出當時事勢情理覺必如此方合天心人意而言外楚楚
使人感憤文學言語占孔門二科良有以也

李綱本政論䟽

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禀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輔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偽。稱為中興。然則於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預朝政。宰執保身固寵。不敢為言。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也。

顧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

鍾惺曰。觀其慨然自任處。不減伊尹。惜高宗庸懦。不能用。千古而下。為之扼腕。

